

善良的人们：
警惕吧！僵死的军国主义
正在贫脊的岛国复活……

杨英
◎ 著

墓与冢

Mu
Yu
Zhong

迥异于所有的抗战作品，深层揭穿了日本兽军的惨无人道。

从日本侵略军的信仰、行为和丑恶心理上剖析了日军的本质。

什么是日本军国主义所宣扬的岛国根性，樱花理念，丛林哲学和武士道精神？

书中做了深层的解读。

 中国言实出版社

墓与冢

杨英◎著

Mu
Yu
Zhong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墓与冢 / 杨英著.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171-0458-2

I. ①墓… II. ①杨…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46528号

责任编辑: 陈昌财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甲16号五层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ysfazhan@163.com

E-mail: yanshicbs@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18印张

字 数 296千字

定 价 29.80元 ISBN 978-7-5171-0458-2

卷首语

1943年，美国某名牌学府，一位青年教授给人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周末，三个留学生在校园里散步。他们看到小桥边一个10来岁的美丽女孩。她皮肤细嫩，眉眼清秀，满脸的天真和稚气，十分可爱。

法国留学生有感而发地说：“她要是我妹妹，我一定把她培养成明星或名模。”

中国留学生接着这话说：“她要是我妹妹，我会用生命去保护她，为这个世界增加一份美。”

日本留学生的眼睛死死盯着那个女孩，然后十分诡谲地说：“你看她的皮肤多嫩，她的肉肯定好吃！”

听了这话，那两个留学生晕了，傻了！

是啊！日本人一天到晚，一生一世在琢磨什么呢？

题 记

墓者，英魂墓也。

冢者，鬼子冢矣。

墓中埋葬着近7000名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抗日将士的忠骨英魂。

冢里掩埋着4000多个为“忠君”而“玉碎”的法西斯亡命之徒的躯壳。

墓与冢座落在中国山东省南部的一个县级大镇——台儿庄。

那是在整整70年以前，这里发生过一场震惊世界、惨绝历史的战争，中国历史上称为徐州会战或是台儿庄大捷。日本历史上称为自明治维新以来最耻辱的一页。

1938年4月6日，在清理战场时，台儿庄守将池峰城将军请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上将对7000名中国军人的遗体如何安葬……

池峰城将军问：“报告总司令，我军27师、30师、31师共牺牲近7000名将士，这些烈士遗体是否就近安葬，还有日军的4000名遗尸是否火化后就地掩埋？”

孙将军想了想，正要回答，站在他身旁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徐州会战的最高指挥者李宗仁上将接过话来：“……将我军牺牲的将士查验造册，树碑立传，葬在庄西的那片开阔之地，让他们的灵魂得以安息，以供后人铭记；将那4000多个鬼子尸体按照日本人的葬法就地火化，埋在庄东，让他们的灵魂在那里反省……”孙连仲、池峰城同时喊出：“是！按长官的训示办！”

当地的群众称抗日将士墓为“英魂墓”，叫日本人坟为“鬼子冢”。

本篇纪实小说就此得名《墓与冢》。

目 录

卷首语·····	1
题 记·····	2
第一章 缘分乎？冤家路窄耶？·····	1
第二章 美女遇上了无名英雄·····	12
第三章 战争的机器在高速运转·····	19
第四章 同归于尽的滕县战役·····	55
第五章 得道多助，世界舆论倾向中国·····	63
第六章 日本传遍哀嚎·····	69
第七章 洋子杀人找刺激——香久聪敏斗顽敌·····	74
第八章 大战之前李宗仁做足了思想工作·····	82
第九章 秦思黎再立战功，池田四郎成了杀人机器·····	87
第十章 “跟鬼子斗心眼，中国人总是胜他一筹的”·····	94
第十一章 庞将军豁出老本 张军长捐弃前仇·····	98
第十二章 茶叶山英雄殉国，59军乘胜追击·····	116
第十三章 日本鬼子的逻辑：胜则奸杀抢，败则求和谈·····	125
第十四章 中国人授勋鼓劲，日本人自杀表忠·····	131
第十五章 刘士毅先玩空城计，再设伏击圈·····	137
第十六章 兵民是胜利之本·····	150

第十七章	台儿庄决战之前·····	156
第十八章	矶谷廉介贪功冒进，李宗仁巧布战局·····	163
第十九章	李白二将和矶谷板垣巅峰对决·····	176
第二十章	十三太保扼守台儿庄·····	187
第二十一章	孙连仲苦撑危局，汤恩伯作壁上观·····	195
第二十二章	昔日金兰如今死敌·····	204
第二十三章	装口袋打狗全歼贼寇·····	216
第二十四章	四十八烈士·····	229
第二十五章	武汉、东京各自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232
第二十六章	对待烈属态度迥异·····	244
第二十七章	徐州大突围·····	252
第二十八章	王香久再一次遇上了冤家·····	275
尾 声	·····	278

第一章 缘分乎？冤家路窄耶？

2008年清明时节。

战争已经过去了70个风雨春秋，此时的台儿庄一派车水马龙，繁荣兴旺，70年前的血雨腥风早已散却。

那是一个霪雨霏霏的早晨，在台儿庄西的“英魂墓”陵园里，有许多凭吊者在自己先人的墓前扫墓、供奉、祭祀。

一位90岁上下的老妇人领着儿子儿媳在自己的夫君墓前凭吊。那墓碑上款赫然刻着：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三十一师一八五团少校营长秦思黎之墓。下款写着第三十一师中将师长池峰城立。

这位老妇人名叫王香久，在1938年徐州会战中是第五战区总医院野战救护总队第三大队队长，领少校军衔。

战争，使这位当年的战地军花成了寡妇，竟守寡70多年。此情此景之下，难怪老人欲哭无泪，站立在墓前，说着那些只有墓里的人才能听懂的语言。

凭吊完毕，王香久的儿子秦强，儿媳孙冶扶着她走出陵园，上了自家的白色桑塔纳。汽车沿着徐台公路向南驶去。

走了不到500米，汽车路过另一片坟场“鬼子冢”时，公路边一位60多岁的女人向桑塔纳招手，她用生硬的汉语喊着：“请停车，救命，救命……”

王香久让开车的儿子立即停车，可能这就是一位白衣天使的职业习惯。她们急忙下车，见到一位90来岁的老女人歪坐在路边，那60多岁的女人说着流利的日本东京语。意思是：“我们是日本国民，我们有护照，我们是来中国祭祀的，不料，我的母亲冠心病发作，很危险，请你们把她就近送往医院……”

王香久在1935年也就是她18岁那年，曾去日本昭和医科大学留学，有扎实的日语

功底。她听到求救，命儿子将老妇人扶上汽车，立即给她含了一片硝酸甘油片，然后用娴熟的日语安慰着她。用了40分钟的时间，将这名老妇人送到了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王香久又向临床医师嘱咐了几句，离去。

其实王香久是这家医院的退休主任医师，医院对王主任送来的病人当然是倍加关照，这位老妇人很快脱险，次日直奔上海，然后乘日本航空公司飞机返回名古屋。

这位老妇人住在日本名古屋，名叫津野盼子，与当时的侵华日军少尉池田四郎仓促完婚后，改名叫池田盼子，那个60多岁的女人是池田四郎的遗腹子，名叫池田君代。

一个是侵华日军的遗孀，一位是抗日烈士的遗孀，神差鬼使地邂逅相遇，这倒应了中国那句古语：缘分乎？还是冤家路窄耶？

回到家里的池田盼子越想越觉得这次去中国凭吊亡夫，差一点被亡夫把自己拖了去，真要是去了，扔下独生女儿，还有外孙，就太可悲了，还是不去为好。战前，人们信仰的天皇——“现人神”，还有天上的天照大神，那都是为侵略支那的战争而编造的精神鸦片，结果帝国战败了，天照大神的法力也没有了，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逼着裕仁天皇做了“人间宣言”，天皇承认自己是人，而不是神，由此看来，人要是死了，根本没有什么天堂可言。中国有句古语，叫做“人死如灯灭”，我本人这盏残灯，暂时还是不灭的好。因为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时间对我而言弥足珍贵……

想到这里，池田盼子对救了她一命的那位中国老大姐由衷地感激。

池田盼子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上海总领事馆再三寻找自己的救命恩人。日方多次寻访无果，后来还是她的女儿，池田君代想起了那辆白色桑塔纳的汽车牌子——“苏—82505”后，将号码提供给中国大使馆，这才找到了恩人王香久的下落。

早已退了休的王香久已经91岁了，由于她有自己独创的一套“养生之术”，所以至今身体健康，仪表端庄而清秀，看上去很像60多岁的妇人。

虽然已经退了休，但她却不是个养尊处优的闲人。她受省医学院的委托，时常翻译一些日文医学资料，有时还要到医学院和军医学院去讲课。她最大的工作任务是协助省政协整理抗日战争史。她工作认真、广泛涉猎历史资料，加之1938年1月至5月的整个徐州会战她自始至终地参加了，所以，徐州会战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次战斗、战役她都了如指掌。她热衷于抗战史学的研究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她挚爱的夫君，秦思黎少校就是在保卫台儿庄的浴血战斗中壮烈殉国的。

这天早上，她刚刚做完一套陈氏太极准备用餐，突然收到一封来自日本的信函。那信封上是一手娟秀而功底十足的日文片假名书法。下面有几个颇见功力的中国汉字——王香久女士亲启。

王香久打开了信，这是一封充满感激之情的感谢信。

池田盼子委婉而凄凉的声音立即徘徊于耳畔。

“敬爱的王香久女士：我想称呼您为恩姐。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向您致以日本式的庄重鞠躬。历经长时间的寻访，在贵国政府的鼎力帮助下，我终于找到了您。能与您通信，是我本人和家族的荣幸。

“我是支那圣战中池田四郎大尉的遗孀，我叫池田盼子，现年89岁。那场战争使我们池田家族玉碎了三个年轻的男子，而多了三个柔弱无助的寡妇。我这次去贵国台儿庄就是为了凭吊亡夫池田君的。或许是一种缘分吧，得到了您的救助，使我有了一位恩姐……”

王香久呼吸急促，心率加快起来。她把信往桌子上一拍，自语道：“恩姐？我要认你这么个妹妹吗？你开口是支那圣战，闭口是悼念亡夫，你现在还在怀念那个天王的宠儿，武士道的亡灵，你有什么资格给我写信……”

儿媳孙冶看到从不发脾气的婆婆如此盛怒，忙来劝慰。

王香久把那封信又是一摔，对孙冶说：“咱们救的那个日本老太太来信了，她是侵华日军池田四郎的遗孀，她现在还把那场侵华战争称为‘支那圣战’，还在悼念她那个刽子手的亡夫，还在为日本军国主义扬幡招魂，她还要认我当她的恩姐，真是厚颜无耻，现在她吊唁池田，和那些日本的高官参拜靖国神社有什么区别！”

孙冶看了看那信，她似懂非懂，然后放在桌上，平和地对王香久说：“妈，您先别生气，我看还是先把人家那份感恩的情意收下，然后再分析一下信的内容，我们要理性地对待这封来信。”

王香久想了想，点了点头：“对，好孩子，你比妈沉稳。”

日本名古屋

买菜回来的池田盼子一眼就看见了信箱上插着的那封由异国寄来的很厚的信。

盼子进屋忙开封阅读。

王香久严肃的声音在信中回响：池田盼子女士，你的一片感激之情让我们感到欣慰，你信中提到了所谓的‘支那圣战’，这种提法是令人反感的。我们中国人从

来没有去找你们日本打仗，那场战争是你们侵略中国而引起的，应当叫侵华战争。

再者，你讲到你的丈夫和池田家族中有三个人“玉碎”了，这种说法让人恶心！

“在我们中国有句古谚，叫‘宁为玉碎，不求瓦全’。意思是宁为真理而献身，不为谬误而保全。你们日本人侵略中国是为真理而献身吗？你们是为野心勃勃的日本军阀充当炮灰，你们有什么资格把阵亡者称为‘玉碎’。

你在信中称自己是池田四郎的遗孀，这可真是冤家路窄，提起你的池田四郎，可以告诉你，我们是异校的同学，他让我感到又爱、又恨，也让我感到惋惜，我是徐州会战的亲历者，那时我是上尉医官，我对池田的了解可能远远比你详尽。”

池田盼子把信翻到了第二页，第三页……

她拿出了纸和笔，笔尖在信纸上娴熟地书写着。

27天以后

王香久接到了盼子的回信。

她阅读着：恩姐，来信均悉。听说您是一位研究二战史学的专家，又了解我的夫君我希望得到您的指教，更希望得到一些有关我夫君的史海拾遗。说实话，我和我夫君共同生活的时间，包括结婚假期和他立功省亲假期，一共只有23天。那场罪恶的战争毁灭了日本200万个幸福家庭。为了方便联系，我希望今后用电脑取代书信，我的E-mail地址是：名古屋@****.com

王香久立即打开电脑，按照E-mail地址开始了和池田盼子的网上联系。

日本名古屋

池田盼子在网上阅读着王香久的电子邮件。

盼子似乎听到了王香久深沉而又严肃的叙述。

这清晰的声音，把人们带回了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

那是在中日双方早已开战的1931年。在辽阔的中国土地上，到处能听到这样的歌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无数的宝藏，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当时正上高中的王香久在父亲的支持下，从遥远的四川盆地来到了敌国日本。她

立志学医，拯救战场上抬下来的兄弟。她决心为全国的抗日出一份女人的力量。

到了1936年，处于侵略战争中的日本国内正在动员青年参军，到处是一派政治肃杀。

王香久所在的学校是日本最优秀的医科大学，她学的是战地救护专科。由于她学习勤奋，她在全班总分最高，得到了日本教授的赏识，还获得了一笔足够她使用一年的甲等助学金。

王香久是带着从医救国的渴望来日本求学的，她的刻苦、奋发给了她应有的回报。同时，她在政治上也渐渐成熟，能够从日本国内的某些细微变化分析出日本是怎样悄悄地启动着战争的机器。

那是1937年春天，富士山的樱花已经盛开，蔚为壮观。昭和医科大学每年举行一次的“庆春演讲”照例进行着。

学校里根据学生要求，设了两个演讲台，一个是宣扬日本精神，岛国文化，丛林哲学和樱花理念的，那是供日本学生煽动反华情绪的讲台；另一个是在中国留学生强烈要求下设的讲台，主要是宣传仁爱精神，中华文化，孔孟哲学与和谐理念的祈求和平的讲台。

一个留着仁丹胡的日本学生在日本讲台上正摇头晃脑，口沫横飞地宣扬着日本的丛林哲学：“……什么是丛林哲学呢？九重天上的天照大神和我们人间的“现人神”——天皇陛下，都曾点化过我们的先辈和哲人。现在，我简单地描绘一下，请诸君铭记。假如，我们全家困在一片丛林，这里没有食物和水，全家即将饿死，生命奄奄一息。忽然，我发现了树林深处有两个野果，我挣扎地爬到了树上，摘下了野果。请问大家，这两个果子怎么分配？”

台下几个天道教的狂热信奉者大喊：“自己吃，自己吃……”仁丹胡满意地点了点头。

另外一些男女同学喊道：“先孝敬父亲、母亲，然后分给兄弟姐妹……”

台上的仁丹胡蔑视地一笑道：“同学们，错了，你们错了，大错特错！这两个果子应当由自己全部吃掉，这是天照大神专门赏给优秀者的食物，别人无权享受。我吃了野果，走出这个充满危险的丛林，去抓住天照大神和“现人神”恩赐给我们的宝贵机会——投入战场，参加圣战，争当战神……”

台下许多同学听了之后感到不解，困惑，甚至不寒而栗。他们感到这种所谓的丛林哲学是对人性的疯狂挑战，是对全体国民的毒化，他们对这种言论表示出反感。一群天道教徒在台下狂热地鼓掌。

王香久听了这种纯粹的战争叫嚣，从心底产生了巨大的愤慨，她一个箭步跳到了

中国的讲台上，愤怒地演讲起来：“刚才听到那边一位宣讲丛林哲学的同学一番激动的演讲，我作为一名中国学生，感到毛骨悚然。我认为，这种所谓的丛林哲学是对伦理的疯狂挑战。这种剥离人性而侈谈哲学的战争叫嚣，是对人类文明的亵渎，也是对世界和平的挑衅……”

听了王香久的演讲，台下一片热烈的掌声。尤其是身着日本陆军士官大学士官制服的秦思黎和他的同窗池田四郎，一起使劲地鼓掌。

就在这时，三名警察跳到台上，抓起王香久，连拧带拖地把她拉到台下。台下的学生们立刻反应过来，大喊：“抗议警察抓人！不允许警察践踏自由论坛！”

警察怒气冲冲地道：“自由论坛？凡是违背岛国文化，背离天皇东亚共荣共和八肱一字圣意的言论，统统地没有自由！”

池田四郎和警察动起手来，秦思黎一看，立即拉开了架势，三拳两脚就把三个警察撂倒在地上，然后和池田四郎拉起王香久跑出了校园。他们绕到一个僻静处，抬眼一看，有一个小茶社，名叫菊香茶屋，三个人不约而同地进了茶屋。

王香久惊魂未定地说：“谢谢两位同学，你们救了我，请你们二位自我介绍一下吧。”

秦思黎说：“我们是陆军士官大学三年级的学生，我是中国人，名叫秦思黎，祖籍山东威海。”

池田四郎说：“我和秦思黎君是同窗，我是日本人，家住名古屋，就叫我池田四郎吧。”

王香久说：“我叫王香久，昭和医科大学四年级学生，住在四川，父母均在国内当医生。”

池田郑重地说：“听了王小姐的演讲，我们十分钦佩。”

秦思黎说：“是，是的，我们十分钦佩……”

王香久谦虚地说：“对我钦佩，不敢当。我认为中日两国文化的差异，必然导致两国政府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

秦思黎说：“我和王小姐看法相同。”

池田四郎说：“我也和王小姐的观点一致。如果有一天，中日真的爆发战争，我决不参加这场战争。”

三人都非常激动，六只手握在了一起。

秦思黎激动地说：“我提议，我们三个人结为金兰……”

池田说：“什么叫金兰？”

秦思黎想了一下说：“这么说吧，就是结为异姓兄弟。”

池田激动地说：“好，我赞成！”

秦思黎说：“好！我先报自己的身世：我1918年3月出生，现年19岁，中国山东威海人，祖辈是渔民。”

池田说：“我是日本名古屋人，祖辈是带刀武士，近代家境没落，我1918年7月出生。”

王香久笑了笑说：“你们两个人都要做我的弟弟了。我1917年2月出生，四川重庆人，父母都是医生，我是家里的独生女儿。”

不等王香久说完，秦思黎和池田一起站起来，规规矩矩地向王香久鞠躬道：“大姐在上，小弟秦思黎，池田四郎永远做大姐的弟弟！”

王香久也不谦虚地站起身来：“好，我这个当大姐的没有经验，请思黎君、池田君多多关照。”

池田四郎又向秦思黎鞠躬：“二哥，我向你致敬。”

三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三个青年的刹那冲动，引出了一生的爱恨情仇。

结拜后的一个星期日，姐弟三人来到东京最大的神庙。一个兜售护身符的小贩向三个人介绍着他的符咒，他指着神殿前一棵已被锯掉树干的树墩道：“我的符咒是这棵千年大树做成的，这棵树已经受到过千年香火几百万人顶礼膜拜，它具有最大的保护力……”

姐弟三人听得出神，王香久掏出了钱，买了三块木牌式的护身符。王香久把一块护身符给秦思黎戴在脖子上。然后说道：“姐姐祝你学业有成，永无伤害和灾难。因为这护身符代表姐姐我永远在你身边。”

秦思黎向王香久深鞠了一躬：“谢谢姐姐对我的关怀。”

王香久又把另一块护身符挂在池田的脖子上，用日语说道：“姐姐祝你学业有成，做一名维护正义的战士，姐姐永远在你身边。”

池田向王香久深深地鞠躬道：“谨遵姐姐的教诲，池田四郎要当一个维护正义的战士，让这块护身符代表姐姐永远在我身边监督！”

姐弟三人再次拥抱在一起。就在这炽热的拥抱中，王香久感到了这两个优秀的男人都携带着强烈的阳刚气味。

1937年7月3日，日本的所有大学提前放了暑假，这一年的夏天，岛国的政治空气非常压抑。

秦思黎、王香久和池田四郎聚到了一起，秦思黎邀请王香久和他一起回山东老家

度假。池田盛情地请王香久和他一起到名古屋、鹿儿岛旅游。权衡再三，王香久答应了池田的请求。秦思黎怅然若失，王香久甩给了他一句话：“池田是我们的小弟弟，多关照一下池田的感情是我们的义务。”秦思黎点了点头，默认了。其实，王香久何尝不想和秦思黎一起回国度假呢？

自从三人金兰结义后，秦思黎已经暗恋上王香久了，而且他很想请王香久和他一起回山东老家度假。诚然，王香久也很喜欢这个比自己小一岁的山东壮汉。尤其是浓眉大眼，身高膀阔的秦思黎亲切地叫她一声姐，更让她感觉身边多了一个亲人，多了一个弟弟，甚至是多了一个爱人。

每当她把秦思黎和池田四郎这两个亲切的名字放在心灵的天平上时，天平总是向秦思黎那边倾斜。王香久深深地知道，自己和秦思黎一样，也是在不知不觉中已经爱上了对方，且无法自拔。

而对于池田四郎，王香久只是把他当成自己的弟弟。

鹿儿岛的夜晚是这个地球上最迷人的地方。岸边的沙滩上留下池田和王香久的忽长忽短的四行脚印。大海里的渔夫和岸边的华灯相映成趣，竹楼旅馆播放的轻音乐和捕鱼归来的渔家小调遥相呼应。王香久尽情地饱览着异域风情，池田一次次地把视线从远处的大海移向王香久那美丽而纯洁的脸上。

来自天府之国的美丽姑娘和出身武士家族的健壮小伙手拉着手，共同感受着大自然的慷慨恩赐。

突然，一股热流涌进池田的胸口，他无法自抑地把王香久抱在怀里，然后郑重地，一字一句地说：“王香久小姐，池田深深地爱着你，请给我一次机会。”

王香久立刻反应过来，严肃地说：“池田，放开我，你昏了头！”

池田放下王香久，略有歉意地说：“姐姐，请原谅我的冲动，希望能给我一次机会。”

王香久郑重地说：“机会？连我都没有机会了，我告诉你，你只能规规矩矩地当我的小弟！”

池田无奈地说：“是，大姐，我接受大姐的教诲，但是我还会为了自己的真爱而努力！”

王香久看了看池田，语气缓和了一下：“你的努力很可能是徒劳。”他俩悻悻地回到了旅馆。

王香久对池田的冲动并没有十分的在意，她只是担心一场可怕的中日战争即将爆发。因为从日本最近的国内动态上看，诸如扩军征兵，学校里的课程大量增加军事内容，还有报纸上的煽动性文章，以及政府和军方的战争叫嚣，这些都是中日开战的前

奏。想着想着，王香久打了一个哈欠，她带着无限的忧虑走入了梦乡。

熟睡在榻榻米上的王香久梦见中日战争真的爆发了，她四川的家乡，她的母校都被日本兵占领了。她在这群狂妄的日军中寻找着，很快找到了她结拜的弟弟——池田四郎。此刻的池田佩带着少尉军衔，手里握着日本战刀矜持地瞪着她。她勇敢地冲到池田面前，大声地质问道：“池田！你不是向我保证过吗？你不是发誓永远不参加中日战争吗？你不是愿意做维护正义的战士吗？你不是愿意永远做我的弟弟吗？你……”

此刻的池田非常羞愧地断断续续地回答道：“香久大姐，你不应当责怪我，中日战争是天皇发动的圣战，是帮助你们中国人建立五道乐土的，只是你们中国人不愿接受天皇的美意，我们才不得不占领中国。”

王香久怒不可遏：“混账！你这是哪儿学来的逻辑！你中了法西斯主义的毒害，你快快醒悟吧。”

“不许你污蔑天皇圣意，凡是污蔑天皇和圣战的人必需统统地消灭！”池田随手举起了手枪，“叭”的一声，王香久骤然惊醒。

清晨，幽静的鹿儿岛海滨响起了一片爆炸声。

被惊醒的王香久立刻披上衣服大喊：“池田、池田，快来，快……”

池田忙从隔壁跑过来：“大姐，怎么了，怎么了？”

王香久一下子扑到池田怀里：“我怕，我怕……”

池田忙问：“大姐，怎么了，怕什么，怕什么？”

王香久冷静了一下：“怕，怕你，你不是拿着手枪向我开枪了吗？”

池田不知所措地说：“大姐，你是在做梦吧？世界上哪有弟弟向姐姐开枪的？”

王香久再一次镇定了自己，她向池田点了点头，自言自语地：“我是在做梦，我梦见了我的弟弟提着带血的军刀，举着日本的昭和十四年式手枪向我射击，我听到了一声清脆而可怕的枪声……”

池田忙把王香久从床上扶起来，明确告诉她说：“你梦中的爆炸声不是枪声，是刚才海边的几个青年人燃放的爆竹声，他们在庆祝支那战争开始，卢沟桥事变成功……”

王香久一下子跳起来道：“什么？中日战争真的全面爆发了吗？”

池田没有回答，只是深深地点了点头。这是1937年7月8日的早晨。

1937年的盛夏，鹿儿岛的气温在34℃以上，这也是日本国政治气候最为炎热的季节。

所有的中学、大学进一步征兵，政府已经把甲种合格和乙种合格的健康标准悄悄地降低了，大批学生应征，被编入了预备役部队。同时，对有反战情绪的日本国民大

肆逮捕，东京的暂押所，教习所都已爆满。

王香久和池田四郎对视良久，谁也不再说话了。王香久扭过脸对池田道：“池田君，如果你真愿意做我的弟弟，我的亲人，你应当向姐姐忠实地发誓。”

池田毫不犹豫道：“我向姐姐发誓：我愿意做姐姐的亲人和弟弟，我保证要做一个和平的日本国民，我的枪口永远不对着姐姐和她的祖国……”

远在异乡的中国女孩得到了一个忠诚于她，并在她面前信誓旦旦的异国弟弟，她兴奋，并且产生了强烈的依附感，她冲动地扑倒在了池田的怀里。

在王香久的心灵天平上，池田四郎的砝码在悄悄地加重，连她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开始骚动，他们被日本警方严密监视，而且一律不准回国。

刚回到山东老家的秦思黎很快了解到日本国内的情况，他立即以王香久弟弟的名义给身在东京的王香久发去了电报，大意是父亲病危速归，落款是弟弟王思黎。

王香久接到了电报，表面上很着急，但内心里很高兴，她为秦思黎的聪明而高兴。她拿着电报向昭和医科大学的训育主任请假回国。结果这位主任爱莫能助。王香久再次求助自己的恩师大岛光夫教授。在大岛的帮助下，再由池田四郎等四名有身份的日本国民担保，昭和医大勉强出了一份证明，允许王香久请假。那证明上写着：

“本校医疗系四年级学生王香久因父病危特准假十四天省亲，逾期24小时不归者按开除学籍处分。专此。昭和12年7月13日。”

看了这张准假证明之后，王香久心想：这和自己的异族弟弟池田四郎的冒险相助是分不开的。一种无可名状的感激，抑或是爱涌上心头。

几经周折，王香久终于来到日本西海岸的一座军用码头，在池田的周旋下，躲过了宪兵的盘查。顺利登上了日本的一艘运兵船，然后驶向中国青岛。登船的时候，池田四郎一直把王香久送到客舱，王香久心情十分复杂，不知是出于对池田的感激、还是爱情的初萌、抑或是敬仰之情还是依依惜别，她和池田久久地拥抱，池田用半生不熟的汉语在王香久耳边悄悄说着：“大姐，你放心，任何时候我都是你的小弟，我决不可能去中国作战，我过去给你的保证永远有效……”

王香久流着泪在池田耳边说：“我这次回国后立即参军，我可以当军医，也可以当战士，等将来战争平息了，我和你二哥思黎君还会再来日本深造的。”池田郑重地说：“好，我等你们！”